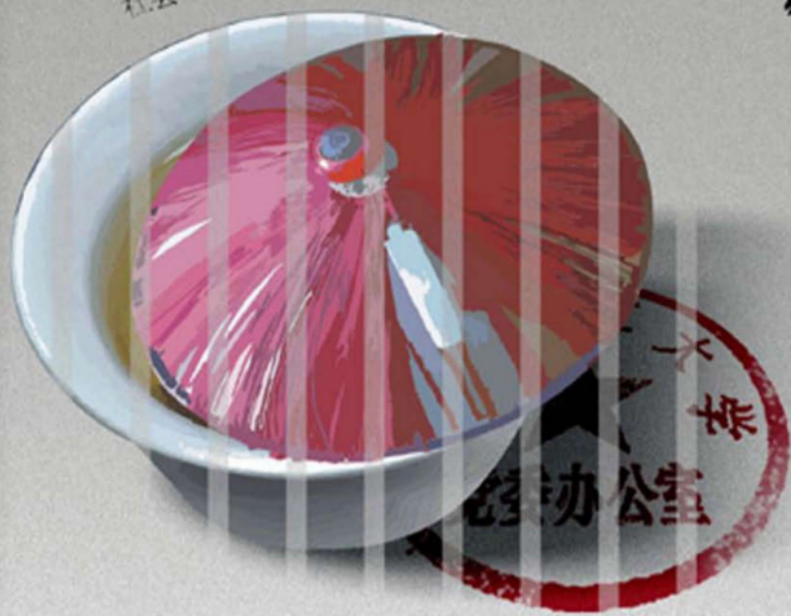


赵康太 著

茶杯里的风暴

chabei
lide
fengbao

杨澜：作为牛津大学的校长，
您告别了政治纷争、
宦海沉浮和各式谈判，
回归宁静的校园，
感觉好吗？
彭定康：但别忘了大学政治比现实
社会中的更加严峻。



杨澜：真的吗？
彭定康：亨利·基辛格先生
在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
期间担任过尼克松政府
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
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他说这很容易，
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度过了25年。
——《后港督生活——专访彭定康》
(《广角镜》2006年9月号)



赵康太 陕西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于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悲喜剧引论》《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等著作。其中《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业余从事文学创作。

／ 赵康太 著

茶里杯影

chabei
lide
fengbao

风卷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杯里的风暴 / 赵康太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13-0566-2

I. ①茶…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0379号

茶杯里的风暴

作 者	赵康太
责任编辑	闫 瑛 彭 雯
封面设计	张 栋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0.87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66-2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100

杨 澜：作为牛津大学的校长，您告别了政治纷争、宦海沉浮和各式谈判，回归宁静的校园，感觉好吗？

彭定康：但别忘了大学政治比现实社会中的更加严峻。

杨 澜：真的吗？

彭定康：亨利·基辛格先生在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期间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这很容易，因为他曾在哈佛大学度过了25年。

——《后港督生活——专访彭定康》

（《广角镜》2006年9月号）

1

进了红楼顶层的办公室，成钊林看到办公桌上的报堆里有一封信。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如果有信，多是说你的论文获奖了，或者说你被选为什么名人了，请你赶快汇钱来吧。可这信封是手写的，字体还很娟秀：江东大学党委书记成钊林亲启，落款：内详。这无疑是匿名信，当年成钊林给蓝爱芳写信时，才这样落款。在那个年代，恋爱就像搞地下工作。可这信是什么内容呢？他撕开信封，抽出了一张打印的信纸，里面还有一张彩色照片。

成钊林好奇地捡起照片，不由得吓了一跳。照片和傻大姐看到的绣春囊一样，是两个妖精打架。男妖精坐在床沿上，一手撑着床，一手搂着女妖精。女妖精淫荡地笑着，乳房饱满，屁股高翘，坐在男妖精的身上。这是什么啊？为什么寄给自己呢？再仔细看，那女妖精妖娆无限，但自己没见过，男妖精看起来却很面熟。他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天哪，那挺直的鼻梁和菩萨般的圆脸，不是成钊林自己又是谁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成钊林赶紧捡起那封信来看：

成钊林书记你好！我是省城某私家侦探社的金牌调查员。受客户委托，全面对你跟踪，发现你生活极不检点。如果我把这些材料交上去，势必会影响你的前程和名誉及家庭，而我也得不到多大好处。如果把它们交给你那就不一样了！客户说只要有过硬证据，就要捅到你的上级纪委并发到互联网上。我和你无冤无仇，没有这个必要。你能登上现在的位置不容易，所以来信并附上这张照片（你也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收到信后，请你务必在两天内速汇款八万元到江东银行6228481454488611519姚檀。我收到钱的第二天就会主动联系你，通知你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面，你就可以拿回我掌握的资料。如果你

不要了，我只有上交客户换点小费了。切记，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保证把所有东西及录音带全部安全地交给你处理。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否则全市街头和互联网上将出现你无数的风流艳照……

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错别字多不说，连名都没署。成钊林再拿起照片，发现男妖精的面部表情太过严肃，嘴巴微张，这哪里像做爱，分明像开会做报告！成钊林恍然大悟，立刻打开电脑，在百度图片搜索中输入“成钊林”三个字，很快就跳出了一大堆成钊林开会、讲话和陪领导参观的照片。只翻了两页，就找到了艳照上的头像。原来是成钊林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的照片。这才是移花接木，妙手回春：成钊林的头，壮汉的身子。成钊林要是真有壮汉这身腱子肉可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可是，成钊林心里有了吃了苍蝇般的恶心感。他当然没吃过苍蝇，但相信是那种感觉。他此时想到的是沈清实。沈清实当过江大的校长，现在北方科技大学当书记兼校长。成钊林一路走来，得益于沈清实的提携和举荐。每遇难题，成钊林首先会想，如果沈校长在，他会怎么办？成钊林马上拨了沈清实的办公室电话。

电话通了。沈清实刚一“喂”，成钊林马上问候道：“沈校长好！”沈清实就笑道：“恰好没事，你的电话就来了。”客套了几句，成钊林便把话题引向艳照和讹诈信。沈清实却不以为奇：“当领导的，哪个没遇到过这种事？”成钊林像被释放的囚徒，马上问：“您也遇到过？”沈清实笑道：“在江大时，有一段时间，总有一个自称阿花的女人给我打电话，说我睡过她。要想息事宁人，就寄五万块钱来，包括精神损失费、青春损失费、流产营养费，还有什么爱液损失费，否则就去省纪委告发我。”成钊林笑道：“什么爱液损失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来，以后男人应向女人要精液损失费了！”沈清实笑道：“我可没你的幽默感。我压根儿就不认识她，理她干吗？”成钊林问：“那您没举报她？”沈清实说：“对付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上级知道了会怎么想？说不定认为你生活作风真不检点呢！要不怎么会讹你？”成钊林问：“后来呢？”沈清实说：“不理她，慢慢就销声匿迹了。”

成钊林说：“这小姐太笨了，干没干过，人家又不是不记得。”沈清实说：“找小姐的人谁会白天找？黑咕隆咚的，找得多了，哪里记得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破财消灾多是最佳选项。不是说有个贪官，光情妇就一百四十六个么！还不算找过的小姐。人们称他三不知：‘不知道女人有多少，不知道房

子有多少，不知道钱财有多少。’”成钊林问：“这女人为什么会敲诈您呢？”沈清实深沉地说：“这是政治。”沈清实在江大时，和党委书记朱治邑的关系很紧张。这是公开的秘密。

成钊林不便再问，就说：“许多人以为只要是当官的，都会吃喝嫖赌。有个笑话说，小学老师让学生们谈理想。一个男生说：‘我长大以后要当贪官，因为贪官想有什么就有什么。当了贪官，我就包二奶，给她买别墅，和她一起坐飞机周游世界。’一个女生听了就说：‘我长大后，就当他的二奶。’”沈清实却没笑，叹气道：“虽然是黑色幽默，但道出了信仰危机。”成钊林说：“可我们平白无故地受了腐败分子的连累。他们是想大海捞针，心理承受力弱的就会上钩。应该建议组织部门，提拔干部先搞心理素质测试。经得起举报、讹诈、威吓和调查的，才能提拔重用。”沈清实笑道：“这可是馊主意了。贪官要是都有心理承受能力，那反腐败的难度可就大了。”成钊林笑道：“我都被气昏头了。”

沈清实说：“这些都是小事。在高校当领导，最难的还是书记和校长的关系。”成钊林马上问：“我也一直想问您这个问题呢，究竟该怎样处理才好呢？”沈清实说：“这可不好说。夫妻过不下去，可以离婚，但书记和校长却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成钊林说：“您经验丰富，总得教我几招吧。”沈清实笑道：“我要是能处理好，也不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夹着铺盖卷，滚回北方科大了。不过，包省长说过几句话，很有意思：‘走正道，拐活弯。热问题，冷处理。真着急，假生气。敢碰硬，不硬碰。’”包省长是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包浩正。成钊林边记边点头：“是够琢磨一辈子的。”

沈清实的办公室可能来人了，因为成钊林听到了手捂话筒的声音。静了片刻，沈清实说：“钊林哪，我这里有事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杨立军聊。这人懂教育，正派，对你也不错。”杨立军是省教委主任。成钊林挂上电话，打开碎纸机，把艳照和讹诈信粉碎成了纸渣。

2

江东大学就像竖立在庆云山山麓的葫芦，北区小，南区大。北区在庆云山山腰，是教职工的住宅楼；南区是教学楼、实验楼、运动场和学生宿舍。一条

小溪自东向西，从山脚流过，恰好将“葫芦”分成了两半。溪畔生满凤尾竹，名竹印溪。竹印溪在南区聚起一片湖水，湖畔生满森森竹林，名为竹印湖。有山有水有竹有鸟，湖光山色，蓝天竹影。省内高校学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学在医大，吃在师大，玩在工大，爱在江大。夜幕降临，湖边的竹林下，便出现一对对卿卿我我、搂搂抱抱的男女学生。不过，也只是“爱在江大”，因为终成眷属者极少。

学校行政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红砖砌就，老师们习惯叫它红楼。红楼靠近学校西门，而成钊林的办公室就在红楼的顶层，这也是朱治邑曾经的办公室。马树杰拿来一份杂志，上面有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江大的党办和校办合署办公。“两办”主任马树杰四十不到，常年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马树杰拿来杂志时，表现得很兴奋，成钊林却偏装出无兴趣的样子。马树杰走后，成钊林才抓起杂志细看。这是一篇记述校长宋雨泉的文章。虽说和宋雨泉搭班子，但成钊林还真不了解他的过去。

宋雨泉出生在大山深处，祖辈都是农民。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耀祖”，含义非常清楚。宋耀祖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学习成绩从来都是班上最好的。在县城读高中时，因为家里穷，穿不起内裤，又好面子，所以他穿着长裤睡了三年。有一天，正上课时，穿着破衣烂裤的父亲出现在教室窗外，大声喊着“祖娃”。同学们先齐齐地看窗外那背着干粮口袋的老农民，又好奇地回过头来看宋耀祖。宋耀祖难堪极了，把头深深地埋在了抽屉下。从此，他不再让父亲来学校，同时更加刻苦读书了。高中毕业后，宋雨泉成为回乡知青，却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在村里办起了戴帽初中，一个人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什么都教。村里的娃娃从此不出村就能读中学了。因为表现好，几年后，宋耀祖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

在大学里，却有同学取笑宋耀祖，问他干吗不叫宋太祖？有一天，宋耀祖偶尔读到了冰心的《成功的花》：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他被深深打动了，从此改名为雨泉。在大学里，宋雨泉买不起新衣服，就让母亲把旧衣服翻过来，翻旧如新，也能蒙混一时。宋雨泉以大学普通班的身份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县城中学当了老师，但他很快就因为吃苦耐劳、办事认真而受到重用，被提拔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他一边狠抓教学管理，一边刻苦复习，立志甩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读了浦东大学的研究生。以

后，就一帆风顺了。他毕业留校，由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还当过系副主任和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在他担任副校长期间，浦大的教风学风得到了根本性地改变，而他也在攻读博士。当江东大学面向全国招聘校长时，凭着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卓越的工作业绩，宋雨泉从如林高手中脱颖而出。

宋雨泉抛妻别稚，站在百业待兴的江东大学，他仿佛听到了来自大江以东的呼唤。仅仅两年多，在宋雨泉校长的带领下，江东大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前，宋雨泉校长壮怀激烈，信心百倍。他相信，只要奋斗，就能成功；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宋雨泉校长动情地说：“我选择江大，就是想干一番事业。想干事的人，谁没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在我来江东大学十年的时候，也就是2010年，把江东大学建成高水平大学，进入国内高校一百强。”说到这里，宋雨泉校长笑了，笑得是那样自信和从容。

宋雨泉的经历实际上是成钊林他们这一代人的缩影，只不过成钊林出生在城里罢了。这一代人自幼吃苦，或者当农民，或者当工人，或者当兵，有了读大学的机会后，哪个不是刻苦读书、奋发图强？有了工作机会，哪个不想成就一番事业？文章中说，在宋雨泉来江大以前，江大是“百业待兴”，在宋雨泉的领导下，江大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只说宋雨泉，为什么不提党委呢？用十年时间把江大“建成高水平大学，进入国内高校一百强”。什么是高水平大学？哪有统一的标准？博士是最高学位，可全国两千多所高校，能培养博士生的就有好几百所。就算有了博士点，就能成为高水平大学吗？同样是大学，一所就比另外一所强很多吗？一百名和一百零一名相差很大吗？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看来，路怎么走，饭怎么吃，是得认真研究了。成钊林稳定了一下情绪，决定找宋雨泉谈谈，但不是谈这篇文章，而是谈当务之急的扩招问题。

宋雨泉的办公室在楼下一层。成钊林一下楼梯，就看到宋雨泉办公室门前站着几个等着办事的处长。见成钊林来了，他们马上面露笑容，避到走道两边。成钊林对他们点了点头，推开了半闭的门。基建处副处长段焘疆正在向宋雨泉说什么，见成钊林来了，马上说领导们先谈，我回头再来。宋雨泉也没留他，任由他出去了。

宋雨泉身材高大，国字形脸盘，没有戴眼镜，与人们印象中的大学校长形象相差很大。成钊林友好地笑道：“好热闹啊，这么多人！”宋雨泉招呼成钊林在沙发上坐下来，说：“全是要钱的。干吗要下……要亲自来啊？打个电话，我

上去不就行了？”宋雨泉本来要说“干吗要下来”，却临时改了口。新生军训时，宋雨泉在台上致完辞，主持人石全法说“请宋校长下台检阅”，宋雨泉却纹丝未动。在官场，“上”字当然受欢迎了。成钊林笑道：“也就几个台阶嘛！”成钊林想吸取沈清实和朱治邑的教训，和宋雨泉相处，尽可能主动和迁就，便又笑道：“他们开口要钱，当然容易，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宋雨泉说：“是啊，段焘疆谈的就是扩招后新生的宿舍和教室问题。”

扩招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教育资源越来越紧张了。过去全校学生才三千多，可现在不断地翻番，省里给的学生人头费却一点没涨，学费又不让上调。虽然靠着东海，却基本靠天吃饭。僧多粥少，等米下锅，怎么形容学校的财政窘迫状态都不过分。难道扩招的学生就不是学生？难道江大就是我们两个的学校？看看人家欧美的大学校长，只要办好学就行了，哪里还要想办法去搞钱呢？成钊林跟着宋雨泉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才说：“校长啊，现在看来靠省里，靠银行，靠学费，都不行了。我们只有靠自己了。”

宋雨泉感叹道：“还是华医大有钱，不存在这些烦恼。”华医大，就是华东医科大学，原来归卫生部管，现在虽然管理权下放给省里了，但钱还是部里给。成钊林笑道：“可林如堂还叫苦连天说没钱呢！”林如堂是华医大的党委书记。宋雨泉也笑道：“瘦猪也哼哼，肥猪也哼哼。”成钊林说：“我开玩笑说，你们怎会没钱？把那些录像带复制了，让老师拿到街上卖了，肯定卖出好价钱。”宋雨泉奇怪地问：“什么录像带？”这事发生在多年前。林如堂的前任在学校宾馆占了一套房，宾馆被低价承包给老板，书记从中得了不少好处。可老板不满足，不但拖欠租金，而且还想压低租金。书记为显示自己铁面无私，当众训斥了老板。老板可不是省油的灯，一怒之下，把五大盒录像带交给了省纪委，里面全是书记和小姐、女教工淫乱的实况，其中还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副处长。原来老板在书记住的套间里安装了摄像头。结果可想而知，书记进了监狱，老板坐了班房。

宋雨泉笑道：“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录像带卖。不过，我们还有西南部的那块地呢！”朱治邑当政时，曾用这块地搞过房地产，还向银行贷了几千万元，可是地没开发出来，钱却让老板卷跑了，留下一屁股债务和一栋半拉子楼。成钊林和宋雨泉想贷款，可银行非要他们先还旧贷，但贷款加利息都快上亿了，学校哪有钱还债呢？包浩正也曾出面，想让银行当作坏账呆账处理，可银行不干。除了这块地，学校确实没有别的资源可以利用了。成钊林一听就说：“教育

部不是有个文件，鼓励开拓教育经费筹措的‘新渠道’么？”宋雨泉高兴地说，自己也是看了这个文件才想到的。宋雨泉就谈了自己的想法：学校出地，企业出钱，合办一所新学院，只要能容纳五千学生，基本就解决了扩招问题。书记和校长的意见一致了，剩下的事情就是上党委会了。

告别宋雨泉，成钊林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到能解决扩招问题，坐在办公椅上的他就想起了飞机起飞时的感觉。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越来越快，突然像有一只大手从下面托起一样，一瞬间，身体就跃入了半空中。转眼间，舷窗外已是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这时，成钊林就关上遮光板，闭上眼睛，静待空姐送水和食品了。

3

东村餐馆在江大东门外不远处，仿北方四合院式的建筑。大门楼用青砖砌就，庭院里有几棵大树，树下摆满了餐桌。四周全是仿窑洞式的包厢，窑面挂着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辣椒。男服务生用羊肚子毛巾包头，女服务生则穿白底蓝花上衣。成钊林喜欢这家餐馆，因为会让他产生身在陕北的感觉。成钊林点的是土豆丝、菜疙瘩、凉粉、油糕，这全是当年他插队时吃过的东西。乔势诚嫌便宜，又加了一只葫芦鸡和一条鱼。

乔势诚是成钊林的本科和硕士同学，江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院长。成钊林上完研究生的课，出门就看到了乔势诚的车子。他拉开前门，一屁股坐了进去，顺便还叫了一声：“乔老爷。”如果在平时，乔势诚就会回一句“成鸟鸟”，可今天只笑了一下。成钊林奇怪地问：“怎么不叫成鸟鸟了？”乔势诚笑了，用嘴示意了一下后座。成钊林这才发现还有自己的妻子柳诗云，乔势诚的妻子周秀萍，历史系讲师江初菡。成钊林赶紧解释道，当年读书时，同学间爱起外号，乔势诚就给自己起了个“鸟鸟”的外号，意思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江初菡却说：“你们才是鸟！”成钊林马上承认：“我们可是好鸟啊！”

吃着饭，乔势诚感叹道：“还是土豆丝好吃！”周秀萍马上说：“我不爱吃，早吃够了。”周秀萍的牙齿有些暴，笑起来还会露出粉红色的牙床。乔势诚皱了皱了一下眉头，却没有说话。周秀萍又说：“他一直在外上学，全靠我一个人赚钱

养家，要带孩子，还要省钱供老乔读书，吃过的苦非常人能知道。”乔势诚看着成钊林说：“我说就咱俩吃饭，你非要叫别人来不可。”成钊林见惯了他们争吵，调侃道：“老婆是别人么？”周秀萍断然道：“我谁的老婆都不是。我就是我！”成钊林被呛了一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乔势诚不高兴地说：“谁不知道你是你？”周秀萍生气道：“如果不是诗云，请我都不来！”江初菡哈哈大笑：“快吵一下，让我们看看热闹啊！”成钊林也凑热闹道：“我下乡时，老乡常说：‘好看好看，婆姨打汉。’”江初菡问：“什么意思？”成钊林说：“男人打老婆，是悲剧。可老婆打男人，那可不是一般的老婆，自然是喜剧了。”周秀萍又说：“什么悲剧喜剧的，女人什么时候有过地位？”江初菡赶紧笑道：“你们两口子打一下，让我们看看，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一说，周秀萍和乔势诚都不好意思再吵了。柳诗云埋怨成钊林道：“你尽瞎起哄，唯恐天下不乱。”江初菡却笑道：“叫你们打，反而不打了。太贱了！”

江初菡眉清目秀，一笑便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江初菡博士毕业时，把求职材料投到江大，乔势诚给成钊林看过。成钊林在材料上写了“请人事处阅处”。这个批示人事处看得懂，就是同意引进的意思。但报到宋雨泉处后，就泥牛入海了。后来才知道，宋雨泉嫌成钊林越权，认为引进人才是校长的事情。可没过多久，宋雨泉突然又同意了。原来江初菡的母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谷寒露。谷寒露本想让女儿自己求职，眼见无望，才让秘书找了宋雨泉。江初菡进来后，一时没课上，乔势诚让她协管过研究生课程班。江初菡在企业干过，兼职出纳，把账目管得有条有理。成钊林经常找乔势诚，一来二去，和江初菡也熟了。而江初菡和柳诗云相见后，发现竟是同月同日生，就把柳诗云叫上了诗云姐。

成钊林马上转移话题：“听说过学生在背后怎么编派我们学校么？”乔势诚就让他少卖关子。成钊林说：“天大地大，不如姜大。北大南大，不如洞大。”江大大学，有时简称江大，有时简称东大，但一般叫江大。乔势诚问：“不能统一简称么？”成钊林说：“叫江大，有江南大学和江苏大学；叫东大，有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现在的大学太多，都没法简称了。东南西北中都有了：东大，南大，西大，北大，中大；山河湖海也有了：山大，河大，湖大，海大；天地人也不例外：天大，地大，人大。”江初菡笑道：“我出去开会，人家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江大的，人家一般都会问哪个江大啊。”成钊林说：“名字就是个符号，怎么叫都行。关键看办学水平。过去说南大，不知道是在说南开大学，还

是说南京大学。可现在南京大学上来了，再说南大，全国人民都知道是指南京大学呢！”

周秀萍插话道：“西大也有好几个：西北大学，广西大学，还有西秦大学。”听周秀萍说西秦大学，乔势诚不耐烦地把头歪向了一边。成钊林这才发现周秀萍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戴上眼镜了，多了几分知识分子的矜持。江初菡问：“周老师，听说你又考西大的博士了？”周秀萍扬着头说：“是啊！”周秀萍是第三次考试了。成钊林专门找过华中大学党委副书记和晓娅。和晓娅在西秦大学读的硕士，便给西秦大学的同学温向文副校长打了招呼，听说很有希望。周秀萍爱面子，成钊林不会傻到当面说破这件事。

柳诗云羡慕地说：“我要是有嫂子的一半上进心就好了！”周秀萍说：“我是被逼的。现在只要是人，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周秀萍非要考西秦大学，就因为西秦大学是“211”院校，压过了乔势诚读博士时的那个大学。乔势诚不想搭理周秀萍，一声不吭。成钊林笑道：“说来说去，不就争个什么大么！我讲个笑话。有一家公司招人，来了许多大学生应聘。有的说‘我北大’，有的说‘我南大’，有的说‘我西大’，当然也有的说‘我江大’。老板不知道该要谁。突然，一个女生大声说‘我波大’！老板一拍桌子，说：‘就是你了！’”江初菡马上说：“又拿女生开涮！”周秀萍马上声明：“我们女人也是有人格的。”成钊林不慌不忙地笑道：“听我说完嘛！老板马上把女生叫进办公室里，关上门，拉上窗帘，说：‘拿出来，我看看。’这女生却拿出了毕业文凭。老板一看，就傻眼了，原来是波多黎哥大学的毕业证。”周秀萍说：“哪有这样的大学？”成钊林说：“有啊，在加勒比海，美国的自治领地，全名是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江初菡笑道：“照你这么说，牛津大学得叫牛大了！”

成钊林问乔势诚：“今天请我吃饭，不会是来瞎扯吧？”乔势诚说：“现在哪有吃白饭的？还是研究生课程班的事情。”成钊林说：“快别提这个班了！”乔势诚曾经下海，在一家文物公司干过几年。成钊林当了党委副书记后，硬把乔势诚劝上了岸，让他接替自己当了院长。历史学科是冷门，招生难，创收难。倒卖文物能赚钱，可不能干。乔势诚想为老师谋福利，就看中了办课程班。但江大那时还没硕士点，只能与别的高校合办。乔势诚通过成钊林联系了西秦大学，合办了两年。因为和段焘疆办的班专业一样，恶性竞争，就又找成钊林，和华中大学合作办学，那班办得有声有色，硬把段焘疆的班挤垮了。周秀萍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课程班拿到了硕士学位。就因为成钊林和这个班的这种关系，一

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告成钊林办课程班以权谋私，私分学费，已经被查过好几次了。

乔势诚见成钊林不高兴，就说：“谁让你当书记？当了书记就得替下属着想。”课程班虽然不办了，但组织部门正清理文凭，说课程班只算学习经历，不算文凭。往届课程班的学员纷纷找上门来，说花了那么多钱，还比不上党校的班。人家的毕业证怎么就承认？还有的学员要求退还学费。成钊林说：“入学不考试，光交学费钱，就能发毕业证，哪有这样的好事？”乔势诚说：“人家可不这样想。现在可是商业社会。”周秀萍说：“我怎么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乔势诚连头都没抬。周秀萍还在说：“我学习是最认真的，每次都坐第一排。我永远耿直善良。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几乎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成钊林怕他们再吵架，赶快说：“好好好，我和你跑一趟，但肯定是白跑。”乔势诚说：“白跑就白跑，至少让学员们知道我们尽力了。”

乔势诚饭吃到一半，就要抽烟，还给成钊林递烟。成钊林接过来，像模像样地吸了起来。江初菡很奇怪：“成书记还抽烟啊？”柳诗云笑道：“他见了老乔，就像见了他哥，抽着玩呢！”周秀萍说：“幸亏是新社会，否则连抽大烟也学会了。”乔势诚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成钊林说：“还是嫂子说得好，我的坏毛病全是他教的。”面对成钊林的嬉笑怒骂，乔势诚只有摇头苦笑。

4

省人大礼堂在江湾大道中段，一边是省人大，一边是省政协。今天全省开经济工作会议，重要路口的红绿灯全部关闭，改由交警人工指挥。成钊林坐的是“60”开头的正厅级单位才有的小车，交警认识这种车牌，偶尔闯了红灯，也不会罚款，在省内各大停车场也不会收费。

主席台后插着十面红旗，台下是一排红运当头和一品红。这两种植物不开花，但顶上叶子鲜红，看上去也就红花绿叶了。成钊林想到的却是清朝官员的大红顶戴。按照座位指示图，他很快找到了位子，左边的林如堂略抬了一下屁股，不满地说：“迟到了！”右边的文增厚则点了点头：“我们刚到。”林如堂说：“还城里人呢！还没我们乡下人来得早。”华医大在伏波，到江湾的高速公路单

程也要两个多小时。林如堂当然不会是今天来的。成钊林笑道：“乡下人？怎么那么有钱？”文增厚笑道：“华西村农民也是乡下人呢！”成钊林说：“在欧洲，有钱人都住在乡下，只有穷人才挤住在城里呢！”正瞎聊着，宋雨泉也来了，对大家笑了笑，侧身进来，和江东师大的校长坐在一起了。

喇叭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领导们马上进场，请大家热烈鼓掌！”大家群起响应，一片热烈的掌声。省委副书记、省长周森，省委常委、副省长包浩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谷寒露，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治邑等鱼贯而入，把主席台上的四排椅子坐得满满的。成钊林只是象征性地拍了几下，可林如堂把巴掌拍得震天响。这么多人，拍得再响，谁知道是你拍的？谷寒露一头短发，一身正装。虽然没和她正面打过交道，但成钊林看到她还是很亲切。

包浩正做了个开场白，便由周森做主报告。周森一头浓密的黑发，完全不像六十岁的人。周森的眼镜片在摄像机的镁光灯下一闪一闪。大家的面前放有周森的讲话稿，但全像文盲一样，随着周森的声音，逐字逐句地跟着读。林如堂装模作样地翻着讲话稿，却偷偷在桌下翻一本书。周森兴之所至，脱稿发挥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去了，但尾大不掉，经济形势堪忧啊！土地不值钱，粮食不赚钱，工业又落后，房子没人买，旅游没人来。怎么办？我这省长当得也窝囊啊！我拉一家大型民营企业来投资，还特意请老总吃了饭，可他讲的全是他的发家史，说的全是风水和算命。结果，投资没拉来，还在背后嘲笑我是丐帮帮主洪七公！”会场上起了一片动静，却不是笑声。周森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好想一想，其实也不是没有钱。钱全在银行里呢！老百姓望子成龙，留着钱，要供孩子上学、买房、看病、养老呢！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养孩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嘛！”大家轻轻笑了。周森又说：“这是老虎不出笼啊！我们得放虎归山，让它呼啸山林。怎么才能让它风生水起？办法很多，比如高校扩招。如果大学都办成万人学府，我们省一下就会增加百万人消费。学生要吃要住要买东西，父母要送孩子上学，要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都会被拉起来。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文增厚听得很投入，可成钊林不以为然。要不要用教育拉动经济，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如果教育产业化了，那教育的公益性质怎么保证？周森讲完后，是各行业的代表自由发言，但事先都指定好了，因为全是在念稿子，还按顺序进行。一听，就知道是工作汇报。

神应县委书记邢雄个子不高，眼睛很小，念着念着，就发挥起来：“我们神应有火山，可全是死的。我准备引进美国的技术，在火山下挖个洞，把天然气通进去，然后点燃它，把死火山变成活火山，让它火焰升腾，昼夜不熄。到那时，游客来到神应，泡着天下驰名的金汤温泉，观赏着中国唯一的活火山，不但神应成了旅游胜地，也能有力地拉动我们省里经济的发展。”会场响起了一片笑声。邢雄受到鼓舞，又说：“周省长的报告让我深受启发。我欢迎高校的领导们来神应办学。我会划出一片地来办大学城的。”

包浩正插话道：“邢雄同志，你们一个县，办什么大学啊？”邢雄认真地说：“庆龄大学。”包浩正没听明白：“什么大学？”邢雄说：“广州有个中山大学。宋庆龄来过神应，我们就办个庆龄大学。”包浩正说：“你的想法很好。不过，办大学还得让懂高等教育的来办。”包浩正颧骨较高，生着两道剑眉，有些不怒自威感。有一次，包浩正来江大调研，开口就问：“你们的生均综合定额是多少？”这可是专业术语，一般领导是问不出来的。周森笑道：“邢雄同志，你把平静的死火山变成烧火冒烟的大烟囱，就不怕污染环境么？”会场笑声一片。邢雄尴尬地鞠了个躬后下台了。

成钊林代表教育界发言。他的讲话题目是《我们距离全国高等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还有多远》。为这个稿子，他查阅了全国高校的情况，写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他说：“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要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因为强国强省只能靠人才。办教育当然要花钱，但这笔账看怎么算，实际上也花不了多少钱。眼下，全国高校都在合并，我们也应尽快启动，先省部共建，再进‘211’。有了高水平的大学，我们就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就会有大批的科研成果转化，那经济发展不就水到渠成了么？”成钊林讲完后，掌声稀稀拉拉的，因为周森没有鼓掌。林如堂悄声说：“老成脑子进水了吧？周省长刚才还说要靠教育拉动经济，你却说办教育花不了多少钱，还要省里加大教育投入，而且还想合并。你想和谁合？告诉你，我们华医大是不会合的。”文增厚笑而不语。成钊林辩解道：“我没说和你合啊！”林如堂蔑视地说：“等把自己合没了，你就心满意足了。”

成钊林有些失落，可他觉得自己说的是真心话。重复建设的项目那么多，污染环境的项目也不少，少搞几个，这点钱不就有了么？反正发言过了，后面别人的发言，他也就不在意了。会开得很无聊，他就看倒水的女服务员。她们都才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衣着统一，个子一般高。每个人手里提着一把大